

# 切音字的内涵与外延\*

李宇明

**内容提要** 切音有“反切”和“拼音”两重含义。拼音义萌芽于清初,成熟于清末切音字运动兴起之时,并因拼音义的成熟而排斥掉了反切义。切音字这一术语大抵产生于清朝末年,通指世界上一切拼音字(包括非文字性质的拼音方案),这是早期的泛指义。随着切音字外延的窄化,专指清末民初出现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包括利用拼音原理为汉语设计的文字方案、速记字和为汉字设计的注音方案等),这是切音字的专指义,专指义排斥掉了泛指义。切音字运动的时限学界有多种说法,本文认为,应以卢戡章发表切音新字的1892年为起点,以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终点。因此可将切音字运动定义为“发生在1892年至1911年清末20年间的拼音字母运动”。

**关键词** 切音 拼音 反切 切音字 切音字运动

中国百年语言生活的巨大变化,得益于清末切音字运动首倡语文现代化。“切音字、切音字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的重要术语,然而一般辞书却少收录,即使是语言学的专业辞书和相关专著专文,对它们也是或不收录,或不解释,或解释粗略,或解释不一。本文的任务是从内涵和外延两个逻辑角度对“切音字”进行界定。界定之时,也涉及“切音字运动”的界说和切音字的命名之由等问题。

## 一、切音字的泛指义

切音字有泛指、专指之别。切音字这一术语,大抵产生于清朝末年,通指世界上一切拼音字(包括非文字性质的拼音方案),这是它的泛指义。此后,切音字的外延窄化,专指清末民初出现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包括利用拼音原理为汉语设计的文字方案、速记字和为汉字设计的注音方案等),这是它的专指义。本节先谈泛指义。

### (一) 切音字泛指一切拼音字

清朝末年,切音字泛指世界上一切拼音字。泛指义切音字的外延包括:a)已有的拼音文字,如西方的拼音文字、日本的假名、朝鲜的谚文、清代的满文等;b)当时出现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看一些具体用例:

- (1) 卢戡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英美26,德法荷25,西鲁面甸36,以大利及亚细亚之西六七国皆22。……日本向亦用中国字,近有特识之士,以47个简易之画为切音字之字母,故其文教大兴。”<sup>①</sup>(P2)

\* 谨以此文庆祝周有光先生80寿辰。

<sup>①</sup>“面甸”即“缅甸”,“大利”即“意大利”。“西鲁”不知为何国。此例引自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下文引例,凡出自该书者,就只在例后注出页码。这些引文依次是:沈学《盛世元音·自序》、《学部咨外务部文》、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林榕存《上都察院书》、《资政院特任股员会股员长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劳乃宣《江

- (2) 沈学《盛世元音·自序》：“(欧洲)列国所以强，有罗马之切音字也。……(美洲)与欧洲并驾齐驱者，亦切音字为之。……(俄国日本)二国之自强，其势由上，借本国切音字，翻译泰西富强书，令民诵读者也。”(P10)
- (3) 《学部咨外务部文》：“据称，现今世界文字，大别为二：一为象形字，一为切音字。除中国独用象形字外，余如国书之字头，泰西各国之字母，皆切音也。日本朝鲜虽亦沿用汉字，然日本则有假名，朝鲜则有谚文，用以补汉字之不逮。假名谚文亦切音字也。”<sup>①</sup>(P68)
- (4) 《学部咨外务部文》：“查各国切音字通例，凡声韵相切，无不先写声母后写韵母。”(P71)

以上是清朝末年民间、官方将西方拼音文字、日本假名、朝鲜谚文等称为切音字的例子。当时，人们还利用拼音原理设计了几十种汉语拼音方案，或为文字方案，或为速记之字，或如章炳麟之“音表”专为汉字注音用，这些汉语拼音方案也称作切音字。卢懋章、郑东湖将自己的新字径称为“切音新字”、“切音字”；沈学虽称自己的新字为“盛世元音”或“天下公字”，但仍被时人归为切音字。例如：

- (5) 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余读上海沈君之切音新字，直隶王君之官话字母，未尝不叹美而称羨之也。”(P60)

清末的学部，也把这类新字称为“切音字”或“切音字母”。例如：

- (6) 《学部咨外务部文》：“故仿照国书及泰西诸国文字成例，别制切音字一种，以与固有之象形字相辅而行，亦今日不得已之举也。”(P68)
- (7) 《学部咨外务部文》：“今欲造中国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则宜审求三十六母之本音，稍去其微妙难辨者，以为标准声母若干字。又按四呼四收法，参酌古今韵书，以为标准韵母若干字。声韵既定，或仿日本片假名之例，取原字之偏旁以造新字，或竟用泰西各国通例借罗马字为之。新字成立，乃以《玉篇》《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垂为定程，通行全国，不得迁就方音，稍有出入。要使用写认两易，雅俗兼宜，然后足以统一各省之方言，徐谋教育之普及。”(P69~70)

当时利用拼音原理设计的汉语拼音方案有不同的名称，如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力捷三的“闽腔快字”、王炳耀的“拼音字”、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或“简字”、刘孟扬的“音标字”、马体乾的“串音字标”、刘世恩的“音韵记号”等。虽然名称各异，但一般都把它们统称为切音字。

以上数例，不释可明。清末之时，切音字可泛指中外一切拼音字。

## (二) 切音与反切

当时的“切音”，即现在所说的“拼音”，季羨林等(1988, P315)、戴昭铭(1992, P12)都曾明确指出。因此，切音字的内涵就是“拼音字”。

考之词源，“切音”之“切”实乃“反切”之“切”，切音的本义应为反切。《汉语大词典》对“切音”的解释，说明切音具有反切的涵义：

- (8) 罗竹风主编(1997, P975)“[切<sub>2</sub>音] 汉语注音的一种传统方法。唐以前韵书皆称反，唐元度撰《九经字样》时，因藩镇不靖，讳反而言切，宋人遂沿称切。合

---

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沈凤楼《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田廷俊《拼音代字诀·自序》、汪荣宝等《“简字研究会”启并章程》、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二)》、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严以盛《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郑东湖《〈切音字〉之说明书》、《直隶学务处复文》、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

<sup>①</sup> 清代称满文为“国书”。

称反切。即用两字拼切给另一字注音。章炳麟《尴书·订文·附正名杂义》: ‘六书之形声, 十固七八, 自叔然、弘嗣, 则有切音。’”

理论上说, 切音的拼音义是由反切义演变而来。由反切义到拼音义的意义演变, 其具体过程尚不清楚, 但是演变条件还较明确, 可以从三方面说:

首先, 明清两代的学者, 如吕坤(《交泰韵》)、潘耒(《类音》)、杨选杞(《声韵同然集》)、李光地(《音韵阐微》)、刘熙载(《四音定切》)等, 为改革传统反切的弊端, 对反切用字进行研究筛选, 以使反切更适用于拼读。<sup>①</sup>这些反切改良工作, 就某种意义而言已经与清末切音字的设计非常接近了。<sup>②</sup>

其次, 切音的办法和“切音”这一词语此前已偶见于拼音文字。季羨林等(1988, P45)指出, 清代满族语文学家达海, 天聪六年(1632年)受清太宗皇太极之命改进老满文, 创造了“切音法”, 即用两个音节拼合一起来拼写满语的外来音。<sup>③</sup>季羨林等(1988, P412)还指出, 成书于1790年前后的《五体清文鉴》, 是用满、藏、蒙、维、汉五种文字对照的分类词汇集, 在其中的藏文栏下附有二种满文注音: 一种叫“切音”, 用满文字母逐个转写藏文字母; 另一种叫“对音”, 用满文字母为词标音。如果说达海的“切音法”还与传统语文学的反切相近, 那么《五体清文鉴》的“切音”是字母转写, 与传统的反切已不一样, “切音”的结果已经类似于拼音文字了。

第三, 当时文字学理论还不发达, 注音与文字之间的质的不同, 传统切音与拼音文字之间的质的不同, 还未被时人所认识, 因此把传统的反切、世上已有的拼音文字、为汉语新设计的拼音等, 常常相提并论。例如:

- (9) 卢懋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 “中国亦有切音字, 止以韵脚与字母合切为一音, 此又万国切音之至简易者也。……即以两汉文合切而成音, 为注明某字当读何音之用, 非以简易字母合切为切音字也。”<sup>④</sup> (P2)
- (10) 林轸存《上都察院书》: “我朝龙兴辽沈, 兼用清书, 钦定《康熙字典》, 且用切音之法。” (P17)
- (11) 《资政院特任股员会股员长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 “拼音简字, 与我国魏晋以来相传反切之法, 作用则一, 而繁简不同。反切繁难, 故通者较少, 简字便捷, 故妇孺易知。” (P134)
- (12) 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 “简字者, 特三十六母之并省, 反切之便易者耳。……反切非深通其例不能晓, 简字则一望而可知, 一呼而即出, 合于《音韵阐微》合声之例。” (P56)
- (13) 沈凤楼《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 “中国旧字, 一字数音, 一字数义, 繁赜精奥, 虽宿儒不能悉瞭。今以二音合成一字, 最为简明, 亦如古之反切, 以‘德’‘红’二字切成‘东’字之类。但习六十九字即可拼成三千余字, 虽极鲁至愚之人, 亦不难于学成, 其易知也何如。” (P53)

<sup>①</sup> 参见季羨林等(1988, P73)。

<sup>②</sup> 例(7)所言, 可看作设计切音字的标准程式。这种程式与反切改良的理想结果比较, 极而言之就是选取符号的差别了。反切是选择理想的反切上字和反切下字, 切音字是选择理想的符号。

<sup>③</sup>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八对此也有记载, 并且称达海此法比汉文反切还精当, 但是《清史稿》将此法称为“对音”: “达海承命寻绎, 字旁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 补所未备, 谓: ‘旧有十二字头为正字, 新补为外字, 犹不能尽协, 则以两字合音为一字, 较汉文翻切尤精当。’”季羨林等(1988, P45)说达海创造了“切音法”, 必另有所本。

<sup>④</sup> 此例中, 韵脚即一般所谓的声母, 字母即一般所谓的韵母。

(14) 田廷俊《拼音代字诀·自序》：“环球各国文字，皆以字母相切而成。独我国不然，虽每字有反切，字为字，切为切，人多畏难而不学，即学亦难概也。”(P61)此外，设计汉语切音字时，不少人也确实借鉴了反切的成果。<sup>①</sup>例如：

(15) 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上考等韵，下据反切，旁用罗马及英文拼法，以成一种新文字，将以供我国通俗文字之用。而先试之于江苏，名曰江苏新字母。”(P60)

(16) 汪荣宝等《“简字研究会”启并章程》：“简字之法，以母韵声为体，以反切为用。”(P111)

由于反切的改进、“切音”在拼音文字中的应用、对注音与拼音文字的质的差异认识不清等，加之汉语切音字借鉴了反切原理与成果，用“切音字”来指称拼音字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了，从而使“切音”获取拼音义。

需要补说的是，清末之时，人们已看到了反切与拼音的一些不同：其一，反切是用两个汉字切出一个音节，而不是用字母拼音，其结果是“字为字，切为切”，只能“注明某字当读何音之用”，不成其为文字。事实上，反切和拼音是不在一个学理层面上的。其二，“反切繁难”，“非深通其例不能晓”。至于例(9)卢戢章把反切说成“万国切音之至简易者”，可能是从声韵双拼的角度看的。统观世界拼音之法，说反切是较为笨重的注音工具并不为过。

### (三) 表示拼音意义的其他用语

清末之时，表示拼音意义的词语，除“切音”外，还有“合声、拼音”等。王照、劳乃宣的切音字，就分别叫“官话合声字母”、“合声简字”。再看“合声”的实际用例：

(17)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二)》：“夫国书合声之法，为前人所莫及，亦为前人所不知。”<sup>②</sup>(P23)

(18) 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合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P125)

“拼音”一词的使用最应重视。王炳耀有《拼音字谱》，田廷俊有《拼音代字诀》，当时还办有《拼音书报社》，成立了官话拼音教育会。再看些实际用例：

(19) 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惜今人鄙俗言，弄文字，玩月吟风，胸无实际，何如于文字之外附加拼音之字，拼切方言，使男女易习，立强国无形之实基。……泰西之文，初或起于象形，终则归于拼音。三千数百年前有名摩士者，腓尼基国人也，首创拼音新法，以二十六字为母，拼切相生，始传于希利尼，继而罗

<sup>①</sup> 另需注意，也有把切音字同传统的“谐声”关联起来的看法。例如：

(1) 汤金铭《传音快字·书后》：“谐声为六书之一，而字居大半，后代递增之字，此类为多，非取其易识耶！……此书以切音为主，蕲合今音，不拘古韵，于音之发收彘侈，辨折<sup>①</sup>甚微，非亦推广谐声之义乎？”(P5~6)

(2) 赖鸿逵《拼音字谱·再版序》：“蒙古字始于元世祖，以谐声为宗，今王君煜初所著新字，亦以谐声为宗，无音不赅，国人推行，将必有无穷利赖矣。”(P16)

谐声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形声”造字法。形声字的声旁具有表音作用，同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比较，与拼音文字的关系最近。但是，与真正的拼音文字比，两者还是属于不同的文字类型。从传统语文学的角度，将属于拼音文字的蒙文、切音新字等视作“以谐声为宗”，并无不可，但是从“切音”的意义嬗变和许多切音字的产生过程来看，切音字与反切的关系实比谐声紧密。

<sup>②</sup> 国书，即满文。满文为拼音文字。

马, 今遍行欧洲, 读书简易, 男女有学, 其兴有由矣。” (P12)

- (20)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一)》: “一日, 余方凝坐执笔审音, 严范孙先生来, 持书一函示余曰, 闻君创作拼音字, 深恐获罪, 盍借此御定音韵阐微为根据, 以保险乎?” (P20)
- (21) 严以盛《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 “卑职购阅官话拼音书报, 喜其教法简易, 口授旬日即能读拼音之书, 适有候选县丞李迺庚, 谙习拼音, 兼通笔算, 愿尽义务授教于人。卑职遂就阅报公所内设立官话拼音学堂, 兼教浅近笔算。” (P45)
- (22) 田廷俊《拼音代字诀·自序》: “若教者以此教授, 学者不必月余, 以能用此拼音字代各字音随笔达意, 取不尽而用不竭。如仍欲习文字, 仿日本初学书于文字旁, 注此拼音字, 凡已学此拼音字者, 无不一见即知。将来全国男女, 安知不借此捷径而皆识字欤?” (P61)
- (23) 郑东湖《〈切音字〉之说明书》: “夫欧美诸国, 皆用拼音之法, 各该国之孺子, 亦皆乐而习之, 安而行之, 易如反掌而不觉其难处。况吾国拼音之法比欧美诸国为易(盖欧美诸国, 其拼音之法有用三字母以上至十余字母不等。而吾国之拼音法则以二字母为限, 无可增减故也。)且吾国人之脑力闻于全球, 岂区区拼音之法亦不能习之而甘落人<sup>①</sup>后耶?” (P137)

此外, 还有“切、拼、拼切、拼合”等。它们是“切音、拼音、合声”的变化形式, 且在词性上也有异变。例如:

- (24) 《直隶学务处复文》: “刘孟扬所呈天籁痕似较此法更加完密, 然细考之, 其拼切之音, 急读之时或歧混, 王金绶等禀中所指摘, 试之良然, 其谓能拼洋音亦属似是而非。盖以此国之字切他国之音, 从来不能密合, 观于日文切英音, 英文切华音, 往往乖异可类推矣!” (P44)
- (25) 林轺存《上都察院书》: “泰西人才之众, 实由字学浅易。考其法, 则以字母拼合, 切成字音, 故传习无难, 而浅学自速。” (P17)
- (26) 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 “西国文字简而易明, 其字母只二十余, 无论何字, 皆由此二十余母拼合而成, 能熟悉其用法即不难贯通一切之文。” (P84)

表达一种意义的多个词语, 相互之间会发生竞争, 使术语趋向规范。从这些词语的使用情况看, “拼音”一词已占优势: 其一, “拼音”不仅有变化形式“拼、拼切、拼合”, 而且还出现了“拼音字、拼音文字、拼音简字、拼音字母、拼音法、拼音新法、拼音书、拼音书报、拼音学堂”等组合形式, 这使得“拼音”的词语家族十分兴旺。其二, “拼音”及其家族词语使用日多, 而且出现在当时多数切音字提倡者的笔下。<sup>②</sup>“拼音”的这种优势, 不仅使其最终战胜其他词语成为表示拼音义的最基本的术语, 而且, 也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切音字专指义的形成。

## 二、切音字的专指义

### (一) 一些关于切音字的定义

清亡以后, 切音字的泛指义逐渐不用, 即不再把所有的拼音字都称为切音字。后人所谓的切音字, 专指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汉语拼音方案, 即只使用切音字的专指义。下面是笔者见到的一些主要的关于切音字的定义:

<sup>①</sup> 原文为“入”, 此根据意义改为“人”。

<sup>②</sup> 例如《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收文 67 件(不计附录), 将同一作者件合计为一件, 则可合为 48 件, 使用“拼音”或其家族词语的有 34 件, 约占 70%。

- (27) 季羨林等 (1988, P315): “切音字 (phonetic Chinese alphabet) 清末二十年间在民间产生和推行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
- (28) 蔡富有、郭龙生 (2001, P215): “切音字 (phonetic Chinese alphabet) 清末民间产生和推行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
- (29) 戴昭铭 (1992, P12): “切音字运动是清末民初由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汉语拼音化运动。……‘切音字’是对这一运动中提出的各种类型的拼音文字的统称。”
- (30) 易之 (1995, P83): “切音字运动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 20 年间由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汉语拼音化运动。……‘切音字’是对这一运动中提出的各种类型的拼音文字的统称。”

蔡富有、郭龙生 (2001) 这部语文专业辞书, 跟随的是季羨林等 (1988) 这部大百科全书的定义, 易之 (1995) 这篇综述文章采用了戴昭明 (1992) 的定义, 因此上面这四个定义只能算两家。这两家其实也相当接近。内涵上的不同点是, 一将切音字定义为“拼音方案”, 一定义为“拼音文字”。考之历史, 当时的切音字的确多是文字方案, 而且那时人们并不刻意区分文字方案与注音方案, 所以两家定义在内涵上的分歧并不大。<sup>①</sup>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 将切音字定义为“拼音方案”更妥当, 因为“拼音方案”可以包括文字方案和非文字方案。这两家外延上的不同点是, 一把切音字限定在“清末”的方案, 一限定在“清末民初”的方案。但是, 两者都强调“二十年”, 可见所谓“民初”也就是一两年, 时间上的出入并不大。

倪海曙 (1948) 未正面解释切音字, 但该书“切音字运动”一节最早介绍的是卢戡章 1892 年发表的“切音新字”, 在“清末民初的其他切音字方案”题目下提到的最后一个切音字方案, 是烈弗雅 (Rev. Alfred E. Street) 1919 年发表的《海南 (岛) 土音字母》, 并在括号中还提到烈弗雅 1921 年写成的《平民广话字母》和《平民官话字母》。倪海曙 (1948) 的“民初”可是到了民国八年甚至十年。季羨林等 (1988, P315)、戴昭明 (1992) 及其他相关研究者, 认为切音字方案有 20 余种,<sup>②</sup>而倪海曙 (1948) 则包括切音字方案四五十种。对专指义切音字外延的认识, 分歧不能算小。

这种分歧主要来自对切音字运动时限的认识。切音字的解释, 多依附于对切音字运动的解释。认为切音字运动时间长的, 切音字的外延就会大, 反之外延就会小。因此, 解决切音字的外延问题, 有必要讨论切音字运动的时限问题, 讨论切音字与切音字运动的关系问题。

## (二) 切音字与切音字运动

对切音字运动的描述或定义, 除例 (29) (30) 之外, 笔者见到的主要有如下一些:

- (31) 王均等 (1995, P5): “切音字运动是指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间的拼音字母运动。”
- (32) 张育泉 (1992, P26): “1892 年, 福建学者卢戡章创造了‘切音新字’, 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随后的 20 年当中, 各式各样的拼音方案不断产生, 总数多达 28 种。……方案设计者和一些热心人士还提出许多普及教育和改革语文的主张和意见。这就是清朝末年的汉语拼音运动 (又称‘切音字运动’)。”

<sup>①</sup> 戴昭铭 (1992, P12) 虽然将切音字定义为“拼音文字”, 但同页又有这样的表述: “在卢氏方案发表后的二十余年中, 先后共有 27 个拼音方案问世, 形成了汉语拼音研究史上第一个高潮。”可见他在切音字问题上也不刻意区分“拼音文字”和“拼音方案”。

<sup>②</sup> 周有光 (1979, P27)、张育泉 (1992, P26)、戴昭铭 (1992, P12)、易之 (1995, P83)、王均等 (1995, P6)、陈永舜 (1995, P44)、蔡富有、郭龙生 (2001, P215) 等, 都说切音字方案有 28 种, 不少人都称这一数据来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 30 页。此外, 戴昭铭 (1992, P12) 又说, 由于有些方案兼拼几种方音, 所以如果按所拼的语音算, 切音字方案应是 30 多种。

(33) 高天如(1992, P15): “1892年, 卢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出版。……至辛亥革命前,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 这种由个人研制的汉语拼音方案, 已不下二十余种之多, 并大都由个人或团体在民间推行, 造成一代新潮, 因而被称为‘切音字运动’。”

(34) 许长安(2000, P124): “清末切音字运动指的是清朝最后21年, 即1891年到1911年的语文现代化运动。”

(35) 周有光(1992, P34): “从‘中国切音新字’的发表到‘注音字母’的公布(1918), 这一阶段的拼音化运动, 被称为‘切音字运动’。”

切音字运动自何时始, 学界的意见基本一致, 那就是卢懋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的1892年。卢懋章的切音新字, 是国人为汉语设计的第一个拼音方案, 在当时朝野有很大影响。该书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所提出的“字画简易”、“字话一律”(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等主张(P2~3), 其实也就是整个切音字运动的主要主张, 并对中国百年的语文现代化运动有重要影响。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 切音字运动的命名, 切音字运动的兴起, 与卢懋章的切音新字是有关系的。例如:

(36) 周有光(1979, P26): “他(卢懋章)把这种拼音设计称为‘中国切音新字’, 因此人们把初期的汉字改革运动称为‘切音字运动’。”

(37) 季羨林等(1988, P403): “1892年厦门卢懋章发表他设计的拼音方案, 叫做‘切音新字’(厦腔)……根据‘切音新字’, 清末的拼音化运动被称为‘切音字运动’。”

(38) 蔡富有、郭龙生(2001, P215): “在他(卢懋章)提倡以后, 许多人起而效尤, 拟订出多种拼音方案, 形成了一个切音字运动。”

许长安(2000)将1891年作为“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开端, 其理由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宋恕在《六斋卑议》中提出了“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当时能提出这种主张, 的确了不起, 但是卢懋章为研究切音新字, “尽弃外务, 朝夕于斯, 昼夜于斯, 十多年于兹矣”(P1), 其关于切音字的理论与实践应远早于1891年。1896年蔡锡勇在《传音快字·自序》中说: “余久仿其法, 合以官音, 著为一书, 以谕知者, 捧檄从公, 匆匆鲜暇, 因循十有余年, 尚未脱稿。”(P4~5)看来, 蔡锡勇动手制快字也远早于1891年。事实上, 一场较大的社会运动, 很难绝对说始于何年终于何年, 只不过选取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便表述罢了。就影响而言, 卢懋章切音新字的问世, 自然比宋恕提出“须造切音文字”的主张影响大, 故而将1892年作为切音字运动的开端较为合适。这大约也是多数人以1892年为切音字运动发轫之年的缘由。

切音字运动终于何年, 学术界的看法可就分歧了。主要意见概括为四种: a)王均等(1995)、张育泉(1992)、高天如(1992)、许长安(2000)和蔡富有、郭龙生(2001)等, 把清王朝的最后一年1911年, 作为切音字运动的终止年。b)戴昭铭(1992)、易之(1995)等把“民国初年”作为切音字运动的终止年。c)周有光(1992)将“注音字母”公布的1918年作为切音字运动的终止年。d)倪海曙(1948)的“切音字运动”一节, 如前所述, 一直叙述到烈弗雅1919年发表的《海南(岛)土音字母》, 他也许是把1919年看作切音字运动的终止年了。

倪海曙(1948, P66~67)、王均等(1955, P15)指出: 民国元年(1912年)7月10日, “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召开, 在议决的23件提案中, 就有“采用注音字母案”。12月, 教育部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 规定拟召开的“读音统一会”的会议任务是: “一、审定一切字音的法定国音; 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因素, 核定所有音素总数; 三、采定字母, 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民国二年(1913年)2月25日, “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 产生了注音字母方案, 并议决《国音推行办法》。在这次会上也提出了不少新方案,

此后陆续又有些方案发表，但从倪海曙（1948）的记述看，民国初年的不少方案已经是注音性质的了，“清末的‘切音字’到民国忽然变成了‘注音字母’”。这些史实表明，一进入民国，注音字母运动就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展起来，并取代了切音字运动的地位。注音字母当然是切音字运动的直接成果之一，但是，切音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已有很大不同。虽然参加“读音统一会”者基本都是切音字运动的人马，虽然民国初年还有些切音字方案出台或推行，虽然注音字母直到1918年才正式公布，但是从历史的大走势看，将1911年作为切音字运动的终止年，应更合理。

黎锦熙（1933）曾把国语运动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切音运动时期（1898年～1907年），第二期为简字运动时期（1908年～1917年），第三期为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1918年～1927年），第四期为国语罗马字与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1928年—？）。分期的理据都是官方的几件大事：1898年7月28日，军机大臣奉上谕调取卢懋章等所著之书；1908年7月14日，劳乃选进呈《简字谱录》，奏请钦定颁行天下，学部奉旨议奏；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1928年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公布国语罗马字。依照官方的这些事件作为国语运动分期的理据是否合适，暂且不论，本文在意的是，他的“切音运动”是否等同于后来所说的“切音字运动”？如果等同，切音字运动只有10年，并且不包括王照、劳乃宣等人的简字活动，这与今天人们的看法就相差太远了。

将切音字运动的时限定为1892年至1911年较为合适，但并不意味着这20年之外就没有切音字了。主要的有影响的切音字方案，是在切音字运动之中产生的，但是一场运动结束之后余波犹在，民国初年的一些切音字方案就是切音字运动的余波。余波亦有波峰，民国二年因“读音统一会”的召开集中产生了一批切音字方案，此后也就寥寥无几可以略而不计了。

### （三）切音字专指义的形成

切音字的专指义，是泛指义切音字的外延缩小致使的。泛指义切音字指称一切拼音字，专指义切音字只指称清末民初的汉语拼音方案，外延极大地缩小了。汉语拼音方案是全世界拼音字的一小部分，而清末民初的汉语拼音方案又只是诸多汉语拼音方案的一部分，像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以及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等，后人都不再称之为切音字。

造成切音字外延缩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如前所论，在词语竞争中“拼音”一词占优势，逐渐成为表示“拼音”意义的首选词语，西方的拼音文字、东方的假名和谚文等等，都不再用“切音”而用“拼音”。其二，“切音”表示“拼音”的用法虽然逐渐被取代并最后弃而不用，但那一时期的汉语拼音方案，在清末民初之时习惯上通称为“切音字”，习惯的力量不至于使其更名易冠。其三，民国伊始，注音字母运动乘势而兴。注音字母运动的旨趣与切音字运动很不相同，注音字母又只是注音方案，<sup>①</sup>所以注音字母没人叫它切音字。此后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和新中国的汉语拼音方案等，也就不再有切音字之名了。注音字母运动使“切音字”的外延不能伸展到所有的汉语拼音方案。正是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切音字”的外延缩小到今天的范围。外延的缩小带来了切音字专指义的形成，并使切音字的泛指义成为“历史义”。

## 三、结语

1. 切音字有泛指义和专指义。泛指义切音字指世界上的一切拼音字，这一意义主要在清末使用。专指义切音字指清末民初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意义是当今切音字的意义。切音字的泛指义与切音的拼音义的获得有关系，专指义是因泛指义的外延缩小导致的。促使

<sup>①</sup> 民国十九年更名为“注音符号”。



切音字外延缩小的因素很多, 如“拼音”在词语竞争中压倒了“切音”, 切音字运动在清末终止后注音字母运动立即兴起等等。

2. 切音也有两个义项。义项一表示“反切”, 义项二表示“拼音”。切音的拼音义萌芽于清初, 成熟于清末切音字运动兴起之时。随着切音字泛指义的消失和专指义的形成, 切音的拼音义也成为“历史义”, 但作为构词成分至今仍保存在“切音字”这个术语中。切音字的命运制约着“切音”一词的变化兴衰。

3. 切音字运动的时限为清末 20 年, 兴起于卢懋章发表切音新字的 1892 年, 终止于清王朝灭亡的 1911 年。切音字运动之后还有一些余波, 又产生了一些切音字方案。

4. 现代辞书关于切音、切音字的解释义项不全, 对切音字运动的解释也不统一。现代辞书存在的此类问题多不胜数, 原因是对有清至今的词语(包括科技术语)研究太薄弱。其实, 现代汉语是在这一期间形成与发展的, 现代科技术语系统是在这一期间孕育并不断完善的, 这一期间的词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此类问题应引起词汇学、辞书学、科技史、术语学史等学界的应有重视。

### 参考文献

- 蔡富有 郭龙生 2001 《语言文字常用辞典》, 北京教育出版社。
- 戴昭铭 1992 切音字运动始末, 《语文建设》第 12 期。
- 丁方豪 1992 卢懋章在切音字正词法方面的贡献——纪念我国切音字运动一百周年, 《语文建设》第 4 期。
- 胡明扬 1987 《北京话初探》, 商务印书馆。
- 高更生 1992 字替代变 趋易避难——读《一目了然初阶》有感, 《语文建设》第 12 期。
- 高天如 1992 中国语言学的发端——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历史地位, 《语文建设》第 12 期。
- 季羨林等 1988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黎锦熙 1933 《国语运动》, 商务印书馆。
- 罗竹风主编 1997 《汉语大词典(上卷)》(缩印本),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倪海曙 1948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时代书报出版社。
- 苏培成 2000 汉字百年沉浮录, 苏培成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四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均等 1995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 当代中国出版社。
-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清末文字改革文集》, 文字改革出版社。
- 许长安 2000 《语文现代化的先驱卢懋章》, 厦门大学出版社。
- 易之 1995 语文现代化运动 100 周年纪念文章综述, 王均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张育泉 1992 向汉语拼音运动开创者学习——读文字改革史札记, 《语文建设》第 2 期。
- 赵尔巽等 1928 《清史稿》, 中华书局, 1977 年。
- 周有光 1979 《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 文字改革出版社。
- 周有光 1992 切音字运动百年祭, 《语文建设》第 5 期。